中華郵政認爲新聞紙類 二十三年十月十六日（星期二）

成都新聞

第伍叁〇號

社址 東御街壹伍肆號
每份售銅錢百文
每日出版一小張
崇華印刷社代印

訂報價目 每月七角五 半年一元三角五 全年八折 外縣加郵費一角五

感謝良醫

逕啓者鄙人於歲本八月忽患喉症喉頭紅腫發起白點日漸愈烈水漿難下初就醫於存仁醫院約診一週未見痊減後改投[illegible]醫服一劑病勢頓減再服一劑而白點全無矣[illegible]君誠大國手也現寓文廟後街五十五號確爲病者之福音特此誌謝 感謝人郭約三

智育影院 十月十六日起演 南國之春

大光明 十月十五日起演 啼笑因緣

新詞戲本

本報小舞台所演新戲唱詞共運十九回合訂一冊現已出書原價四角特價兩角每冊三角外縣郵票代價外加寄費伍仙劇目列后 [illegible]

風流小生 本日出書 請購書諸君 憑券來取 每冊實洋叁角 外縣郵票代價 寄費歡迎

笑俗先生鑒昨閱成都新聞所登載之姨太太外史廣告並其著作看得明白今特另擬一隻堵式廣告登上請斟酌可否另登 德善年十三歲

笑 眞妙。買來瞧。硬有味道。又不多費鈔。笑得你腰彎。滑稽確不大離。甚麼東西瞧我要看。才是姨太太外史廣告。售書處東御街一伍肆號

這個廣告是一位小朋友德善君遞我的茲將原函一併登載並謝德善君讀書努力 笑俗謹啓

記紹興之捕蛇怪客

▲外游三十年經歷國內外
▲賃大舫挈眷走鄉村捕捉

紹興友人吳君談，該邑近來一捕蛇怪客，賃大舫，挈眷走各鄉村，其技神，其嗜奇，因錄刊以爲閱者談助

客自稱廣東籍蒲姓，外游已三十年，浮蕩江湖，計其經歷，國內爲蘇浙皖贛閩桂川鄂湘九省，國外爲南洋澳洲非洲等處，所至必往窮僻，不憚險阻，其家人亦每行皆隨，僅曾稱蠻貊之處，未敢偕往，舉止豪奢，有類富室，家中妻妾各一，膝下一子，年方十齡，每當拂曉，在曠場練技擊，進退扞格，已具相當身手，故舉家溺愛，即見之者，亦莫不嘆爲可兒，且以終日住於舟，水性亦極諳，浮沉沖激，能亘一小時，游泳數里，至客之捕蛇，純爲義務性質，不取些微資，每至一村，鄉人相與往請，來其家察視，有無毒蛇，縱目周繞中，即可決定，如發現毒蛇，則中指蒙蛙皮，詣其蟄伏處，伸縮以誘，口中作蛙鳴，未幾，蛇突出咬之，任其吞引，忽力拔，蛇遂不能倖免矣，有時毒液傾注，臂腕大腫，則出筒中藥末，和水塗創之圍，不逾一刻鐘，其腫立退，其毒立消，是藥也，則客之懸重價，以求售者也，人疑及其原料者，固終未嘗見其買藥搗製也，惟捕獲毒蛇，必攜歸舟，豢諸簍中，若甚寶之，或即有所利用乎，（未完）

絕妙好詞

又一招生廣告

「照得本校之設，原爲培植人材，既無牟利意見，並非誤人之輩，校長前清廩生，堪誇道學深邃，教員師範畢業，各種功課俱備，手工唱歌圖畫，算學乘除加減，大學中庸論語，皆須嚴責熟背，學費減半收取，每節大洋三塊，朔望香燭免費，以示特別優待，爲要嚴勤起見，一律不放禮拜，維持風化爲先，男女上課分班，學生八時到校，下午五時始歸，如此多教多讀，可稱生面別開，校舍交通便利，課堂門窗向南，校役服侍週到，茶水終日常備，大便之處在內，小解陰溝在外，路遠可以貼膳，二葷二素小菜，幼童如欲接送，本校亦可照辦，如此宏大規模，足見苦心一斑，曉爾全街家長，快快盡興乎來，否則錯過機會，想想也要懊悔。」

博士信箱

王洪順

（問）有一個中國女子，她嫁給一個日本人，我問這個女子：你爲什麽不嫁給中國人而嫁給日本人呢？她說：笨貨！這是我的愛國，日本人娶我，正如中國人服用日貨，這才是不愛國，請問貴博士究竟她不愛國？還是日本人不愛國？（邵富德）

（答）你只消想：這夫婦二人製造出來的國民，是那一國的？就可以曉得誰愛國？誰不愛國？

（問）地球是圓的，假使底面是紐約，則我們開一個極大極寬的洞，儘管開下去，能否會開到紐約去？如果能夠，則人們如欲到紐約去，則須向洞中一跳，由洞中豈非可直抵紐約了麽？（發聵性）

（答）開洞，工程太大，而且地心有火，不容易開。最簡便的法子，眞如就近到日本去，揀一座噴火的山，向噴火口一跳，再由美洲什麽火山裏鑽出來，豈不很好？

修德詩

▲覺

未來事兆可先知。
福有根苗禍有基。
得豆祇因先種豆。
人能覺悟免迷離。

小舞台

煙王點狀元 第四幕 合配

（二內侍執紗燈扶尖內唱）深宮代醉精神倦。（上唱）星月滿天更漏殘。想下官八歲即能裏煙捲。九十週歲靠煙盤。親族諷笑皆不管。時將那褲子押煙錢。妻兒朋友見識淺。你哥我。腰繫玉帶探牡丹。呀。居之安舖的地正板。偏偏。喝。方才爲然何我會打未將癮過滿。內侍臣（侍白）侍候狀元（尖接唱）快快與我燒筒煙。一面走來一面攬慢抽慢吸往前攢（尖扶侍下）四（二丫環執燈導蘋英小姐扮煙灰公主內唱）日落黃昏早起懶。（上唱）裏腳纏了五十年。頭上髮兒起捲捲。異香撲鼻號煙仙。說倒說倒要大便。侍兒（丫白）在（蘋接唱）煙傢俱放在馬桶前。（坐詩）遣遣煙癮不知愁。日吸南土樓上樓。忽菱花照顏色。悔殺胭脂上眉頭。（白）咱家煙灰公主是也。傾聞侍兒傳說。因新生活一兵進反。打來。環表戰。屯奪芙蓉煙城。父玉束手無策。奉家大臣亦默無以應。國勢倒懸。萬民驚惶。（未完）

武昌怪事

碩鼠食孩

武昌大東門外，里坊山地方，有孀婦黎宋氏者，年屆三旬，薄有田產，因無子女，乃抱一異姓女孩，爲之撫養，俟其年長，贅壻以爲晚年之靠，前月二十九日夜深，該婦擁女孩就寢，深入睡鄉，時將三更，不料該孩忽墮於地，娩轉嬌啼，婦不知覺，隣婦王氏聞聲，不忍，乃隔窗叫喚，婦終不應，俄而該孩啼哭益力，若有痛楚不勝之概，鄰婦遂穴窗窺之，見桌上燈火半明，該孩在地亂滾，有一碩鼠，長幾盈尺，嚙孩之臂而食之，鄰婦大驚，適其同居婦人周劉氏，由娘家夜歸，急告之故，乃相與[illegible]門而入，則該孩已奄奄一息，回視該婦，猶如莊周化蝶，栩栩欲仙，乃搖之使醒，舉孩視之，該婦始痛哭不已，未及片刻，該孩乃告氣絕，只得購棺掩埋云

▲琉球出現▲怪飛機三

東京通訊，本月二十二日夜十時，琉球那霸市西方空中出現國籍不明之飛機三架，作低空偵察飛行，悠然而去，琉球日海軍機即刻一飛起追蹤，但因夜闇，一無所得，熊本市憲兵司令部極力搜查此怪飛機之上落，二十一日探悉有白煙筒之怪輪船載數飛機北往，憲兵隊密電下田及橫濱等埠當局加以監視，但迄未發見怪輪船與怪飛機，日前在太平洋中之日屬奄美大島亦未出現有作間諜嫌疑之飛機，太平洋戰波雖未興，日憲警局已不能高枕矣，

社會小說 姨太太外史續 （194）

第一回 鴛吒燕惱箋作蝴蝶舞 雁悴鴻憔弦斷漁家樂

摘下電話耳機。先叫來錦江飯店。再叫來陳旅長房間的分機。陳達夫恰未出門。接了電話。金英問他電報幾時發出去。陳達夫笑道。電報。早九點半發出去了。回電到了沒有。金英道。回電還沒有到。你那裡有無信息呢。陳達夫道。沒有。如有回電。辦公處馬上送來。我事很忙。你莫要心急。且再候一候。說畢他掛上耳機。金英也掛了耳機。出了教務處。又到門房一問。也沒有甚麽電報。囑咐聽差。有電報即刻送到宿舍。自己又在院內繞個圈圈。才走回宿舍直等到晚八點鐘。天光昏黑。那門房聽差始送來一個小信封。說金小姐電報到了。由涪陵來的。老媽方一接到手裡。金英已從房裡跳出來。搶過去道。我的電報來了。給我。拿進宿舍。燈下一看。那封皮是一個黃書皮洋紙做的。薄薄小小的。頗不美觀。不及細看上面字跡。忙忙拆開閱看。內裏只是一張橫欄電報紙。四個一句。寫了百十個數目號碼。一個也不認得。看了好多時候。教老媽去問同學。也找不出一本電報簿。不了解其中意義。便掖在身上。略一修飾。急急忙忙的出了學府。雇車到錦江飯店。到了錦江飯店。二樓櫃台。打聽陳旅長。那茶房卻說道。陳旅長到辦公處另有公幹。他過一會才能回來。金英倒怔住了。問道。他甚麽時候出去的。可有電報給他送來。茶房道。他也是剛剛出去。辦公處電話來請。他才走的。電報沒有。又笑道。您可是金小姐。他留下話。若有金小姐來。可請到他房間暫坐等候。金英聽至此句。愁容稍舒。問茶房道。他房間有人麼。茶房道。沒有人。您請罷。金英來過幾次。認識陳達夫的房間。就當前走到房門外。茶房開了門。扭撚電門。金英走進去。一歪身。臥在沙發內。茶房送進一杯紅茶。也出去了。金英等了許久。陳達夫還不回轉。她站起來。見寫字台上。有不少公文書冊。走過去想翻翻看。有沒有電報簿。翻了個冊頁凌亂。也沒有。一氣不翻了。却聽那寫字台上的一架電話機。鈴鈴的響了起來。金英取起耳機一問。那邊也是個女子。下江口音。說道。我是東安里月君老三。你是那一位。

成都東長發和號
專門口蘑豆豉
零售 口蘑八二十 五香二二 每斤
批發販莊格外減價
住東口東大街九十七號

小舞台
成都唯一無二戲園
本日演唱（點狀元） 每位票價二百文 全月包廂三角

無上消遣
總府街中段□福館對門製革廠樓上黃金窟售店建南土漂煙一杯四吊錢
地點又適宜 會人又方便 既可以談天 又可以消遣 煙高涼風爽 燈明手拈鐵 把斗徐徐吸 天上非人間 二樓南土煙 色香味皆濃 每杯三角

同樂印刷社
精美印刷 價值低廉
石印廣告商標 計文證書 禮卷股票 執照名片等件
出品迅速 現期不悞
住成都棉花街九十四號

克淋白濁康
進化大藥房出品 不拘新起久患一服此藥馬上止痛止濁三天痊癒病重七日永不復發
大瓶一元 小瓶五角
成都經售處 安當藥房 華陽藥房 華威藥房

廣告價目
本報銷場普遍如登廣告收效必宏凡小字五十字以內者每日收費二角餘類推及大告及大字不登

愛國歷史長篇小說

玉獅帶

版權所有 禁止轉載

第六十一回 除虎翼朝賢驚巨變 破惡陣盧杞棄孤山

便命侍衛，往傳晏平天來，會商軍務，一面復命曾良玉，嚴束士兵，勿得洩言墨參軍到此，違令者斬，曾良玉即轉向偏裨將領曉諭，不一時，晏平天即已到來，墨賽花與曾良玉四人，秘密商籌了一陣，衆將佐，俱照着墨賽花密計，引兵去了，賽花復調張應雷宋洪前來助戰，這且慢表，單言白巧爾等，自太乙三郎，黃夜往軒轅廟行刺羅燕後，大家俱望着捷音飛來，以便乘唐營軍必渙散之際，率軍掩襲，直到第二日，尚毫無蹤影，盧杞魏朝賢俱皆大驚，白巧爾等，也驚疑異常，第三日，仍無太乙三郎消息，魏朝賢便知，一定遇害，不然便是行刺未成，無顏返山來見盧杞，盧杞却料着，太乙三郎一定是行刺未成，若說遇害，唐營中矯捷善戰者，決無出太乙三郎之右，衆將聽着，好生懊悔，內中却惱了一家國王，乃是苗猺洞的哈鉄眞，當下哈鉄眞便向魏朝賢言道，軍師休憂，只要某略施小計，管叫徐羣羅燕等，死無葬身之地，魏朝賢便道，賢王有何妙策，願明以教我，哈鉄眞便附着魏朝賢耳根如此這般，說了一遍，魏朝賢心裡大喜，即催促哈鉄眞速往施行，原來這哈鉄眞，祖居嶺南，曾祕藏有一種毒草，這草名叫明月草，生在雲南蒙樂山中金鳥池旁，這蒙樂山瘴氣迷天，觸者即死，非至中秋午夜，無人敢登山峯，這明月草毒性最烈，着手即爛，若化在水裡，便成啞泉，哈鉄眞父祖，費了不少力氣，方才將這草拔着，哈鉄眞繼掌苗猺洞時，更將這草視若拱璧，此次因見太乙三郎失蹤，魏朝賢束手無策，方才挺身出來，願捨此寶草，往毒唐軍將帥，魏朝賢聽說有此仙草，心中自高興異常，哈鉄眞本意是想一網將徐羣等打盡的，却不料顏子章與劉慶等，均屯兵兩翼，只徐羣林登，以及雲懷玉鄧瑞珠歐陽慶鄧子雲，龍廷光等誤飲中毒，魏朝賢見唐營中旌旗不整，士卒俱有驚恐之色，便知哈鉄眞大計成功，方分兵數路掩殺，顏子章弟兄，聞得徐羣林登突染瘟病，方才聯轡來探視，大安山隊伍，即便掩攏，顏氏弟兄，方保護着徐羣等，隨着羅燕，退往軒轅，魏朝賢本欲直逼軒轅，捉拿羅燕的，後因壽山福海回報，唐軍援軍猛勇，我軍萬難再抗，魏朝賢方才收兵回山，密陀智禪，聞知太乙三郎失蹤，愈亦加倍叩禱，復拘了鬼兵來，護守八方，以防唐軍來搶招魂旛，言說不出十日之內，即便將羅燕徐羣墨賽花等，一齊拜倒，魏朝賢盧杞，復又轉憂爲喜，朝夕訓練兵馬，只等密陀智禪成功，即便乘機掩擊，誓必生擒羅燕，活捉徐羣，密陀智禪，在青湖鎮踏星拜斗之時，白巧爾也便在水軍寨裡，趕造彈簧魚飛天蜈蚣，原來白巧爾，因見大安山力窮勢困，心裡也十分憂灼，便與魏朝賢密商，雖打退沙灘人馬，將晏平天水軍殺退，進據右翼，方不致米鹽斷絕，士卒驚惶，白巧爾方才率領了虎頭等國，來搶沙灘堡壘，魏朝賢調兵掩襲唐軍時，白巧爾也便盡力攻着曾良玉，無奈曾良玉，竭盡全力支持，晏平天雖被紅螺人馬牽掣着，仍不時繞道來襲，白巧爾連攻了數日，皆未取得，只好復退過岸去，與紅螺人馬，合軍一處，依紅螺國王的意思，便欲引軍退據水寨，合力併攻晏平天，只要將晏平天攻破，往奪沙灘堡壘，便易如反掌，白巧爾搖頭道，我自有破他之策，便命虎頭葫蘆二國國王，以攻爲守，鞏固我軍防務，把守着沙灘沿岸，紅螺國土，依舊率領水螺軍，巡戈江上，以防晏平天偸擾後山，白日便訓練軍將，準備厮殺，入夜即趕造戰具，便破唐軍，這兩種戰具，皆是火具內最猛烈器皿，這飛天蜈蚣，又名雲火筒，見物即燃，不論城堡土圍，皆可噴射，這彈簧魚，是燒戰艦的唯一利器，白巧爾準備火焚沙灘堡壘，使曾良玉軍不戰自亂，然後炸毀晏平天戰艦，進據水寨，這日，白巧爾正在水寨中指揮士卒，趕造這兩種火具，猛的探軍來報，言說唐軍堡壘前，突地屯駐有一隊人馬，打着蕩寇將軍護衛李的旗號，想是唐營援軍到來，請軍師定奪，白巧爾微笑道，只不過是來送死便了，休管他，俟我火器成功，管敎他奔走無路，話未畢，探軍又倉惶來報，言說唐軍水軍都統制，叫做甚麽滕黨，率領了五百名小擾艇，偸過紅螺國水寨，望後山撲殺去了，白巧爾大驚，

大明廿七俠 （六四）

第四十五回 白秋塘乞援聘惡客 善慶王罷職禮英雄

洒淚而別，一行人到京後，先住了客棧，然後差官帶着從人，先到王府復命繳差，白秋塘即趕到客棧，和他渾家厮見，俗語道得好，新婚不如久別，此時相見，少不得絮絮叨叨，說上一車話，更免不了眼圈兒一紅，要流上幾滴眼淚，孟雲霞將孟明等手書取出，給大夫看了，白秋塘知他們四人，此時還無心到京，當即入王府禀知王爺，言四人因家事未了，抽不開身，暫不能來，善慶王亦念他們是些草莽英雄，野性恐尚未馴，當時也就沒再說十分懇切聘請的話，但說既是這般，只好守過些時再說罷，白秋塘退出王府，這日便在客棧裡，陪他夫人住了一夜，次日便搬到自己預先賃下的住宅內去，少不得有王府內一班寅僚差官等，送禮祝賀，王爺也特命賜宴送禮，表示敬意，白秋塘乘此大宴同僚，並款待四名頭目，順便申謝那往迎的差官，忙了一日，次日便打發那四名頭目，并托他們帶了封申謝懇切的回書去，這都是以前白秋塘在王府爲幕賓時之事，所以王爺得知灤河四金剛之名，及至馬青鋒公孫策二人，鬧了法場，及王府之後，白秋塘乘勢在王爺面前，舊話重提，奸王正苦無人與馬青鋒公孫策二人爲敵，一聽此言，登時贊成，所以當夜便修聘書，次晚白秋塘來見後，即將聘書禮物等項，送到白秋塘家中，并賜酒席，送程儀，格外的推重，卑辭儀厚，表示誠懇的態度，次日白秋塘帶着家人，迤邐向灤河而行，一路上懷念昔日在通州落魄，及認識孟氏弟兄後的情形，不由喟嘆，一會，那日到了灤河，逕投灤河孟家來，恰巧孟氏弟兄都在家，一見白秋塘到來，降堦而迎，笑問別後好呀，請到上面，讓坐獻茶，弟兄們，又問這一向老白在京城作何勾當，義妹可曾生養過嗎，現在好哇，白秋塘笑着，先回問了好，然後說不曾生養，諸位哥哥可曾添幾位少爺嗎，四人嘆氣回道，生是生了兩三個，無如都是些討債鬼，都已跑了，說着茶已獻上，白秋塘便將本人在王府當清客，頗蒙重視，名爲幕賓，實係謀主，如今王爺因急欲延聘武勇絕倫之士，將來好作開國元勳，特地命我來請各位兄長，說着，在身邊摸出善慶王的親筆來書，并將包裹打開，照禮單所列，將一切禮物，完全取出，擺滿了一桌，孟明弟兄，看了王爺的親筆信，又見這些貴重禮物，心知此番借重，已不似先前那般輕描淡寫了，

滑稽社會長篇小說

王博士 （二六）

第三回 講經濟瓦片當褲 新發明肉背傳書

吳仁格富時便將夾紗馬掛脫下，馬掛一脫，頓時成了裸體，王洪順很爲詫異，暗想我見看他馬掛下面，還有一件藍紗長袍，怎麼脫馬掛會把長衫一齊脫去，想着，便走到衣架側邊，仔細一看，方知這藍衫只有半節，原來他用帶襲褲子上的一條背帶，兩端鈕在這半節長衫的腰，將帶掛在肩頭，外面罩了馬掛，竟看不出他的長衫，只有半節，王洪順一見，自然大奇，便問道，仁格兄，你這件甚麼衣服，吳仁格笑道，這是中華民國大發明家經濟博士吳仁克先生最近發明的節約長衫，我常想長衫外面，穿了馬掛，長衫的上半節，完全無用，因此我就發明這種長衫，如果中華民國的人，一齊採用仁格式的長衫，眞是不愁不強國，王洪順道，我聽日本人說過，倘使日本全國的女子，把長袖改爲窄袖，道一筆節省費用，可以多造兩隻兵艦，吳仁格笑道，不錯的，如果我們中國人人改成半節長衫，亦可以買幾隻飛機了，王洪順道，你們中國人穿灰鼠袍子，上半節是用羊皮，如果穿羊皮袍子，則上節是棉襖，你的半節長衫也不算是發明家了，吳仁格笑道，我舉一反三，已連帶的發明了三四樣了，（未完）